

# 月球房地产 推销员

李唐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月球房地产  
推销员

李唐  
——  
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月球房地产推销员 / 李唐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  
文艺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594-2556-0

I. ①月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63216号

书 名 月球房地产推销员

---

作 者 李 唐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选题策划 李 娟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[www.jswenyi.com](http://www.jswenyi.com)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天津丰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200千字

印 张 9

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556-0

定 价 42.00元

---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 
录  
○

第一章	001
第二章	022
第三章	037
第四章	055
第五章	074
第六章	095
第七章	120
第八章	142
第九章	177
第十章	202
第十一章	232
第十二章	264

# 第一章

## 1

曾有一段时间，我着迷于思考自己为何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。每天，我回到家中，半躺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凝视昏暗的天花板。快要入冬了，天黑得很早。不一会儿，客厅就完全沉浸在了黑暗中。可我不想开灯，只想静静地待上一会儿。

我厌恶这些无谓的情绪。我知道，伤感无济于事，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。

当我听到那“嗡嗡”的声响在我耳边徘徊，我立刻回过神，打开灯，寻找声音的源头。我看到一只黑色的小飞虫正在我左肩稍上的位置飞旋。又来了。我瞅准时机，伸出手，敏捷地抓住了它。它在我掌中挣扎着。我使了使劲，它不动了。

我张开手掌。这个有小拇指指甲盖大小的苍蝇躺在我的手心里。它是机器做的。我将它放在茶几上，然后到浴室洗了一把脸。

大约过了两分钟，我听到按门铃的声音，接着便是大力的敲门

声。我拿起毛巾擦了擦脸，又将毛巾放回架子上摆好。敲门声越来越用力了。我检查了一下牙膏，还有四分之一，暂时不用买新的。敲门声依然在继续。我拿起梳子，揪出梳齿间残留的干枯的头发。这时，敲门声逐渐低了下去。我走出浴室。

打开门，阿鲸正站在楼道的灯光里。

我面无表情地让他进来。

他一进屋，就开始在冰箱里翻找起来。我坐回沙发，看着他。我这才发觉，回家后我一直没有脱外套。

“全世界最干净的冰箱。”阿鲸“啧啧”着关上冰箱门，站在茶几前面，伸出手，说，“还给我吧。”

我抬起头，故意问他：“什么？”

“苍蝇。”他有些着急，“我的苍蝇，你把它放哪儿了？”

“刚才你有没有听到冲马桶的声音？”我笑着说。

他脸色变了，慌忙冲进厕所里，趴在马桶旁往里看，就差没把头伸进去了。他的样子很滑稽，我真想从后面狠狠地踢他屁股一脚，不过我忍住了。

“你真的冲走了？”他绝望地喊道，“那可是我好不容易做出来的侦查苍蝇啊！两个月的成果！就被你……”他几乎快要哭出来了。

“谁让它这么容易就被发现，”我说，“而且噪音很大。”

“还在测试阶段。”

他慢慢地站起身，整个人显得软塌塌的，像是被掏空了一般挤到沙发上。怕冷似的蜷缩着身体，占据了沙发大半的空间。

我们沉默着。客厅的吊灯不时会闪烁一下，那是电路不稳的信

号……或许我也应该考虑换一盏核动力灯泡了。

我指了指茶几上的那只侦查苍蝇，说：“拿走吧，在茶几上。”

他往茶几看去。终于，他发现了他亲爱的苍蝇。

“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冷酷绝情！”他忙将苍蝇放进裤子口袋里，就像不这么做它就会自己飞走似的。而我累极了，只想睡一觉。

他碰碰我的胳膊肘，“喂，要不要去打游戏？”

我不想说话，闭起眼睛，假装睡着了。他叹了口气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然后站起身说：“那我就先走了，有事叫我。”

我听到了关门声。我以为我真的会睡着，但是没有。可能是在沙发上睡得太难受了，况且我连外衣都懒得脱。我看了眼电子钟，才九点一刻。我想，现在睡觉是不是太颓废了？于是我起身来到窗边，看着外面车水马龙的立交桥。汽车的灯光在立交桥上汇聚成了一片光的河流。远处，鳞次栉比的高楼闪烁着缤纷的霓虹光芒，照亮了夜空。它们之中有的已经高耸入云，上半截隐没在云层里。玻璃幕墙此刻变成了一面面大屏幕，上面播放着各种汽车、旅游或房地产的广告。租赁这样的广告位是非常昂贵的。

我拉上窗帘。

从沙发底下，我把一箱子酒挪出来。如果我把它放在冰箱里，不出一天，就会被阿鲸席卷一空。他就住在我的隔壁，随时会光临，而且还有侦查苍蝇。我不得不留个后手。我拿出一罐啤酒，打开电视，一边看电视一边喝起酒来。

十分钟后，我关掉了电视。

不知不觉就到了十一点钟。我喝了五罐啤酒，却一点也没有醉

意。我放了一张迈尔斯·戴维斯版本的《我的王子终会到来》——我经常听着这张专辑入睡——但今晚它失灵了，一整张专辑听完，我依然毫无睡意。不论是迈尔斯·戴维斯还是约翰·科川，或是“加农炮”阿德雷，都挽救不了我的睡眠。

我决定出去走一走。

天气渐渐地冷了。整个夏天我东奔西跑，即使是在最炎热的日子里。我依然一无所获。在公司里，我的业绩总是排在最末。老板是个好人，但他有时看我的眼神分明在说：这样下去可不行啊。

当然，我知道，可是推销不出去那片荒芜的土地我也没办法。我觉得我并不适合这份工作。

我心烦意乱地走在街上。

此时正是这座城市最热闹的时候。我裹紧大衣，走过两旁的商店、饭馆、美发店、小型超市……再过两条街，就是有名的酒吧聚集区。从门口路过，可以听到从酒吧内部传来的震耳欲聋的音乐声。到处都是各种肤色的人。衣着时髦的年轻男女，醉醺醺、相貌模糊的酒鬼，探头探脑的拉客者，还有被五光十色的灯火炫花眼的旅客。他们全都拥挤在并不宽敞的马路上，身子被灯光染成了各种颜色。汽车的喇叭声不绝于耳，慢吞吞挪动着，艰难地开辟出一条路。而那些骑摩托车的飞车党则见缝插针，在人群中穿梭，当他们终于摆脱人群，便轰鸣一声，绝尘而去。

我看到了“双峰”酒吧红蓝相间的招牌，很想进去喝一杯，但是我不想让这个夜晚变得麻木不仁。况且第二天我还要上班。我已经有



好几次迷迷糊糊地去公司了。

“不能喝酒就不要喝，”老板训斥我说，“你看看这叫什么样子！”

确实，我的酒量很差。与其说我喜欢喝酒，倒不如说喜欢酒吧里的氛围。那些音乐、喧闹很容易便将你填充。当我一个人待着时，时间是难熬的。电子钟的数字似乎要过一百年才会变动一下，穷极无聊时我会跟它聊聊天。当然，我也可以放放唱片，写写东西，打发这些无聊的时间。可我仍然感到痛苦。我总是会思考写作的意义。写下这堆文字究竟有什么意义？这个想法几乎使我寸步难行。我写下一行字，然后再删掉，这样重复一整晚。

“双峰”里有我的朋友。我知道他们就在那儿。

我从“双峰”红色的大门走过，透过两旁的窗子，我看见库珀正站在一张桌子前，跟一个年轻女孩嬉笑地说着什么。但愿这一幕不要被戴安看到。我默默地为他祈祷。然后我穿过了酒吧聚集区。

空气一下子安静下来，音乐被远远地抛在身后。我放慢了脚步，抬起头，看见天空中明亮的月。我承认，月亮总是很美妙，尤其是在这样糟糕的夜晚。可是我已经没有心情去欣赏它的美好，现在，当我看见它，脑子里最先浮现出来的是我那怎么也卖不出去的土地，还有那些难缠的客户。

我是一名房地产推销员，而我推销的土地就在月球上。

准确地说，那还不是房子，那里什么也没有，与荒漠无异。我们推销的是月球的土地。“月球大开发项目”已经在世界各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月球的土地可以在各种渠道（公开或非公开，合法或非

法)进行交易。月球房地产公司遍地开花,而我供职的就是其中一家。老板通过私人关系,得到了月球的某几块地皮。

我停下脚步。

现在,在我面前的是一家24小时便利店。无论多晚,它都灯火通明。里面的核动力灯泡总是开得很足,当你走进去,会有一种如入白昼的错觉。隔着橱窗,我看见阿树正懒洋洋地在收银台后面看杂志。

我推门走了进去。门口的感应器发出“叮咚”的响声。

便利店里的温度很适宜。我走到柜台前。阿树仍然专心致志地读着手里那本叫《知月》的杂志。这份杂志是“月球大开发”兴起后创刊的,每期都会刊登很多与月亮有关的科普文章和民间故事,有时也会刊登些相关的小说。我站在她面前,她依然没有发觉我的存在。

“欢迎光临!”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。

这时阿树才回过神来,看到我,愣了一下。“你什么时候出现的?”她放下杂志,冲我笑了笑。那个向我打招呼的店员也走了过来。我认识他,因为他实在太有特点了——这个人的岁数和我差不多,可是头发却几乎全掉光了,为此他也很苦恼。“他的工资基本上全都用在各种生发产品上了。”有一次,阿树提起店里的趣闻时这样对我说。我知道他俩的关系不太和睦,主要是由于对店里背景音乐播放权的争夺。秃头店员坚持要放轻柔、舒缓的轻音乐,而阿树每次都要求放户川纯或椎名林檎——两个她最喜爱的歌手。

秃头店员也认出了我,刚才那股子亲热劲立刻消失了。他干咳了

两声，转过身继续检查货架上的生产日期。

“你怎么过来了？”阿树穿着蓝色的员工服，她的身后是各种酒类和香烟。她总是喜欢留一种像是小男孩的短发。

“睡不着，过来看看你。”我说，“几点下班？”

阿树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。“还有四个小时，四点钟下班。”她说。

我的女朋友阿树是一个工作狂，认识她的人全知道。不过，也事出有因。在她大约四、五岁左右的时候，曾出过一次车祸。在那场车祸中，她失去了父母，而她的脑袋则受到了猛烈的撞击，从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——她再也没办法睡觉了。医生说她脑子的神经系统受到了损伤，她只能闭着眼睛休息，却无法真正入睡。就这样，她的时间比正常人多出了一倍，整个夜晚都可以任意支配。便利店店员算是她兼职的第二份工作。

“下班后回家吗？”我问。

她露出一副为难的表情。

“我答应好库珀了，下班后去‘双峰’打扫卫生。”她挠了挠头，“你也知道，他那里总是缺人手，戴安自己又忙不过来……”

“好吧好吧。”我有些沮丧。我真的希望她可以在工作之余回家陪陪我，有时我们连续好几天都见不到面。由于她的杰出表现，“效率委员会”还特意给她颁发了“杰出市民”的奖状。这事还登上了报纸。

“给我一杯热咖啡。”我说。

她听出了我语气中的生硬，便凑过来笑嘻嘻地说：“新书写得怎

么样了？”她的脸离我很近，明亮的眼睛闪烁着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她的眼睛跟小时候没有分别。我们从小就是邻居——我，阿树，以及阿树的哥哥阿鲸，我们一起长大。

“唔，嗯，正在写……”我嘟囔着，“只是不太顺利……”

“我哥是不是又打扰你了？”

“还好。”我的胳膊肘放在收银台上，把全身的力气都集中在上面，这样会使我舒服一些，“只是他最近总喜欢用侦查苍蝇偷窥我。”

这时，我的耳边传来椎名林檎<sup>①</sup>的《赌局》。

“你什么时候又把音乐换掉了？”秃头员工从层层叠叠的货架中猛地站起身，怒气冲冲地喊道，“这是什么歌啊？难听死了！放这样的歌还不把顾客全吓跑了？”

“现在哪有顾客？”阿树一边从暖柜里取出咖啡，一边不紧不慢地说。她回到收银台前，把咖啡递给我。

“明天还要上班？”她问道。

“是啊，”我拉开咖啡罐的拉环，小抿了一口，“还有客户要见。”

想到工作，我的心情又黯淡了下去。我磨蹭了一会儿，然后跟阿树告了别。我必须要睡会儿觉，否则明天打不起精神又要被骂。我低着头，匆匆走在有些潮湿的路面上（刚刚下雨了？），月亮悬在头顶，发出柔和的幽光。已经快两点了，四周依然有不少人在游荡。不

---

① 椎名林檎：（1978年11月25日——）日本女歌手、音乐家。

可思议，他们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不过我很快意识到，我也是其中一员。

## 2

早上，我刚一进公司，老板就把我叫到一旁，说：“你可别给我搞砸了！”

今天我要接待一个他们口中的“大客户”。据说对方非常有实力，这笔生意的成功率很高。可奇怪的是，老板迟迟不发我客户资料，一直到现在我连那人是男是女都不知道，更别提对方的长相了。

“这太荒谬了，”我对老板说，“我对这个人一无所知，难道研究客户资料不是我们作为推销员的必要步骤吗？如果我没记错，您给我们做入职培训时也格外强调了研究客户资料的重要性。”

“没错，你说得很对。”老板说。他身材高挑，留着旧时代样式的小胡子，大约五十多岁。他用手指捋着一边的胡子，沉吟了一会儿，“我对你实话实说，这是客户的要求。”

“客户的要求？”

“没错，客户不愿意提前泄露身份信息，怕给自己惹来麻烦。”

“请您坦诚相告，”我的身体不自觉地前倾，双手撑在老板的办公桌上，等我反应过来时我的脸几乎快伸到老板面前了，“这笔单子是不是涉嫌违法？”

“哪有哪有。”老板笑着挥了挥手，表情有些狡黠。他站起身，面对着办公室的大落地窗，与我隔开一点距离，“我可以保证，绝对

合法。是客户有自己的难言之隐，总之你见到就知道了。”

我还想说些什么，老板绕过桌子，来到我身旁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“白河啊，”他的语气换成了长辈般的语重心长，“你已经连续三个月业绩垫底，再这样下去……”

我走出办公室的大门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我扭过头，看到我的同事贾马站在门口，显然他一直在偷听。

“老板怎么说的？”他看起来比我还慌张，“他真的要开除你？”

“没有，”我说，“至少这次没有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他似乎放下了悬着的心。他身材矮小，整天紧张兮兮的，好像随时都会有狙击手瞄准他。他的个头正好与老板形成鲜明对比。

贾马放心地转身离开了。我当然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公司的业绩排行他总是排在倒数第二，如果我被开除了，那么下一个必然轮到他的。

现在，我穿着整齐，站在接待室的门前。门后便是那个神秘客户。无疑，这笔单子的成功与否将决定我是否能够继续留在公司。如今的社会，自动化、机器人高度介入，留给人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，找工作变得十分困难。在此之前，我曾失业过很长一段时间，已经快到了“效率委员会”所规定的期限，如果我再找不到工作，就只能等着被委员会抓去进行人生改造，然后依照效率原则强制分配工作，那样的话就算把我分配到南极养企鹅也不是没有可能，甚至会把我送到

战场上。不，不，我还是想过正常人的日子。

“放松，放松……”我在心里默念着，推开了门。

一个神色落寞的年轻人坐在椅子上，正对着手里的咖啡杯发呆。见我进来，他微微抬起头，有些空洞的眼神望向我。他大概二十出头的样子，看起来心事重重的。

“你好。”我走过去，伸出手。而他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。我有点尴尬地将手缩回去。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材料，放到桌子上，说：

“听说您对我们公司出售的某块月球土地感兴趣？现在我就为您详细介绍一下……”

他突然站起身，打断了我。“怎么了？”我困惑不解。他快步走到门前，迅速关上了门。“你刚才忘了关门。”他解释道，重新回到座位上。

“这块土地位于万户环形山的东南方，编号ZS51-M170……”我调整心情，继续说道。

“随便哪里都可以，”他不耐烦地再一次打断我，“我需要的是时间。今天我就可以成交，问题是所有的手续办下来需要多长时间？”

“呃，这个，不会太久的，请您放心……”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接话。

“好！”他忽然站了起来，“告诉我，哪里去交钱？”

“等等，”我也站了起来，这种情况以前我还从未遇到过。一般情况下，顾客总是会问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，迟迟不肯做决定。“我希望您可以再了解一下这块土地的具体情况再做决定不迟。”

“不用了，”他说，“我需要的是时间。”

“那好吧，”我说，“请您跟我来。”

我带他来到全息模拟室。这里是专门为客户展示月球实景图的地方，每一家月球房地产公司都会有。由于公司往往没有条件带客户去实地考察（登月旅行可是一笔不菲的开销），所以只能用全息影像替代。

全息模拟室里一片昏暗，我打开灯。这里大概有两百平方米，空空如也，连一把椅子都没有。四周是灰色的墙壁，没有任何图案。墙壁呈椭圆形。站在这里，就仿佛置身于一只巨大的灰色球体内。

“这是哪儿？”年轻的客户问。

“请您稍等一下。”我拿出事先带在身上的遥控器——与空调的遥控器非常相似，夏天时，我经常把两者搞混，用模拟室的遥控器对着空调按半天。

我按下遥控器的开关。

隐藏在灰色墙壁顶端的照明灯一下子暗下来。紧接着，影像开始成形。一些光影在原本枯燥的灰色墙壁上闪现，迅速集结。很快，我们周围的背景就变成了宇宙。炫目的星光在我们头顶闪耀，而在另一侧，巨大的蔚蓝色球体仿佛正从地平线上徐徐升起。

“那是地球，”我对他解释道，“从这里的环形山看过去，由于角度问题，我们无法看到地球的全貌，因此这个位置的皮会便宜一些。”

“我不在乎。”他依然有些焦躁，但显然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



了。他试着往前走了两步。此时，我们脚下的是月球的土地。那是一种银灰色的土壤，而我们正行走于环形山的边缘。

“这就是ZS51-M170的全息模拟画面，也就是你将要购买的土地。”我说。

某种蓝紫色的光芒从宇宙深处缓缓照射过来，像是一条条透明的彩带，在我们身上流转。他伸出手，看到那源自宇宙的光芒正在手中蔓延。不得不说，这间全息模拟室的效果是一流的，据说老板为此花了大价钱。“我们必须让顾客拥有最完美的体验。”当他提起这间他引以为傲的模拟室，总会这么说。

他终于安静下来了。他的面前，蓝色的球体正不易察觉地慢慢挪动。

“我感觉我正站在宇宙中心。”他像个小男孩般惊奇地四处张望。

“可以打听一下吗？”我终于忍不住了，开口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这么着急？像您这样着急的客户确实是不多见的……”

“因为我的母亲随时都可能找到我。”他又恢复成了我刚见到时的落寞模样，双手无助地垂落在身体两侧。

“我不是很明白……”

“是这样的。”他说，“我生在一个十分……怎么说呢，十分‘畸形’的家庭。我们家族有着庞大的企业，而我的母亲掌管这一切。作为企业的继承人，我从小的生活是被严格要求的。吃饭、学习、睡觉，甚至上卫生间都有严格规定的时间和程序，我必须遵从